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九回 踐戲言新貴入荒山 試凡心夙緣還寶玉

話說戲文煞台後，賈母趁一天高興，到那上房裡躺了一會，又邀薛姨媽出來聽戲。王夫人等都來陪著，重又點戲開場，晚上並無席面，只吩咐些端整精潔食品，都放在一張茶几上，擺列各人面前，隨其自便。寶玉先於午間散戲後，忽然不見了。寶釵心上動疑，便叫鶯兒到賈母、王夫人並鳳姐處去看了沒見，又叫老婆子、小丫頭各處去找。找的人沒有回來，見小紅來請說：「老太太、姨太太、姑娘們都在那裡聽戲了，請奶奶快出去。」襲人聽見，便道：「請奶奶且陪著老太太們聽戲，我到園子裡去找。」寶釵道：「你不聽見小紅說，姑娘們都在前頭，只有那大姑娘沒出來，也未必在他那裡。別處地方不用去找，除非到瀟湘館去了。你去瞧瞧。倘在那裡，就拉了他回來。」說著，同了小紅自去聽戲。這裡襲人趕進園子裡，徑往瀟湘館來。推進門去，先到裡間屋子裡瞧了，又向各處一看，不見有人。那襲人自從寶玉病後搬出園去，輕易沒有到此走動，就是那一天跟寶玉祭奠來了一次，慌慌張張的走了，今日進來，滿目淒涼，也覺另有一種光景。剛要出去，見一個看屋子的老婆子回來，襲人便問道：「你瞧見寶二爺到這裡來嗎？」那老婆子答道：「就是林姑娘回家這一天，寶二爺到這裡哭了一回走了，再沒見來呢。」

我們就見寶二爺，總遵上頭吩咐，不敢胡說。姑娘請放心。」襲人聽了笑道：「誰又和你們翻這些陳年爛話。」一扭頭便出了瀟湘館，心裡還放不下，便往紫菱洲去一問，岫煙回報沒有來，又往稻香村各處問一遍。才出園來，見了剛才打發去找寶玉這幾個老婆子、小丫頭們，問他都說沒有瞧見呢。襲人且不去回寶釵，自己趕到垂花門口，叫人去問焙茗：「二爺到那裡去了？」焙茗正同掃紅、壽兒這幾個人在那裡喝酒撈拳，聽了連忙放下酒杯，來到垂花門見了襲人，發怔道：「二爺出門，我們總輪替著跟出去的。今兒二爺在裡頭聽戲，跟二爺出門的人都在屋裡，也沒聽見二爺要到那裡去，多早晚出門，我們實在不知道。」襲人道：「別裝糊塗哩，快去門上問罷，我在這裡等著呢。」焙茗往外就跑，不多時回來道：「都沒瞧見二爺出去，這會兒叫人各處去找呢。」襲人便啐了一口罵道：「都是一班子死人！」說著，轉身進內，悄悄的回了寶釵。寶釵也不敢做聲，因賈母先已問過：「寶玉為什麼不出來看戲？」寶釵回道：「想是多喝了兩杯酒，在屋裡歇著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幾天也怪乏了，由他歇著罷，別去叫。」當下在座有幾個人知道的，也不理會。等戲文散了，各自回去。

寶釵對襲人歎了口氣道：「這件事，太太那裡可不能不先回一聲。」襲人見寶釵臉色悲中帶急，便寬慰道：「奶奶也不用著急，我想起來，不過到那沒要緊的地方去走了走，牽扯住了，估量也就回來的。」寶釵一面搖頭，又問襲人道：「今兒二爺可和你說過什麼話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二爺這兒時，早就和我們不多說話的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瞧不出二爺中舉之後，一時歡喜一時煩惱，行動改常？今兒點的戲、講的話，大有些古怪。我一時不留神，這會兒才查察起來，已經遲了，保不定他去乾出些稀奇新樣的事來。我告訴太太去。」說著，一面拭淚，忙起身出來，襲人也跟到了王夫人屋裡。

寶釵把這件事和王夫人說了，王夫人也不在意，因見寶釵神色慌張，聲勢急切，便吩咐叫人趕快找去。接著鳳姐、李紈並賴大、林之孝家的這幾個管事媳婦，都知道了，陸續來到王夫人屋裡聽候呼喚。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往常出門總有人跟著，今兒到底多早晚出去的，難道門上這班人竟沒有一個人見的？」

你們快查去。」賴大家的先應了一聲「是」，鳳姐接口道：「太太吩咐去查，如果有人瞧見寶兄弟出去，這會兒還有人敢出來承認嗎？且先去問他，把今兒大門上該班的是那幾個，問跟寶玉出門的這班小廝是誰，通班打伙兒發出去，打了四十再問他呢。」賴家、林家的聽了鳳姐的話，一面瞧王夫人眼色。王夫人停了半晌道：「且叫他們上緊找尋去，如果找不見，我定要處治他們的。難得老太太歡喜了一天，這會兒去告訴了這句話，老太太定要著急。」鳳姐道：「太太且別和老太太說去，等一回寶兄弟回來了，明兒只當沒有這件事。這會兒老太太沒有叫寶玉，可以瞞了過去，沒的要嚇著他老人家。」王夫人點頭，一面叫彩雲去打聽老太太睡了沒有。彩雲回來說：「老太太已經安歇了。」王夫人略放寬心，同鳳姐、寶釵坐著等寶玉的信息。寶釵道：「古怪在跟他出門的人不短一個，怕未必就回來呢。」說著，一替一替的人回來，都說世交親族人家，連寶玉的同年寓所各處找遍，並無蹤影。直鬧至五更，才各人散去歇了一歇。寶釵與襲人一夜沒有合眼。

到了天明，仍不見寶玉回家，王夫人料不能再瞞，只得回明了賈母。賈母聽了，驚得臉上失色，十分著急，忙叫人四下找尋；埋怨王夫人不早去告訴；又罵襲人這班人並不留心。鬧得榮國府中，如倒海翻江，連日不得安靜。各處去求籤問卜，有說找得著的，有說一時難找，也有說不用找得，自然回來的，紛紛議論不一。邢夫人、尤氏等都來問信，薛姨媽就是家宴唱戲這一天，戲散後回了家，因染時症臥炕不能起身，一天幾趟打發人來探聽。寶釵過去請安，又細細盤問緣由。寶釵只得委婉相告。薛姨媽自是記掛，打發薛蝌在外邊留心察訪寶玉下落。

且說那一天戲文煞台後，寶玉趁熱鬧之際沒人瞧見，溜出府門，也不辨東西南北，見路便走，心中似迷似醒，像不由自主一般。走了半日也不覺困乏，一時站住腳跟，定睛四望，但見四野曠闊，絕少人煙。卻喜水秀山清，一洗城市囂塵之氣象，竟是生平從未閱歷之所，反覺耳目一新。

漸見金烏西墜，正愁無處棲身，忽聽清磬一聲，在樹林中隨風飄送出來。寶玉便望著林子裡尋聲覓徑而入，盤旋曲折約行半里許，見一座茅庵，庵門半掩。寶玉走進裡邊，有一老僧夜課甫畢，爐內香篆未消。那僧相貌清癯，杖履古樸。寶玉趨步向前，稱：「上人，稽首了。」老僧連忙回禮，也不問寶玉來蹤，說：「貴人想是來投宿的，小庵方便。」招寶玉就在一張竹榻上坐下。寶玉啟口問道：「上人高壽，在此靜修有幾多年了？」老僧答道：「山中無曆日，寒盡不知年。貧僧只記進步的功程，不算修行的歲月。花落花開，不知閱幾多春秋矣。」

寶玉又問：「此去大荒山青埂峰從那一條路走，有多少程途？」老僧笑道：「只一往向前，不要止步，便是大荒山。並無第二條路徑，說近便近，說遠便遠。」

寶玉聽老僧應答，大有禪機，不敢再問。凝神坐了片時，見竹榻上放有新制僧衣僧履，瞧著自己身上，全不像個出家人行徑，想就在此披剃了，再到大荒山去見師父，也顯得我心意至誠。便向老僧稽首道：「弟子立志出家，因起身忙促，未曾改換緇衣。今見有現成衣履在此，乞師父就與弟子披剃了，把身上的衣服留下作抵，未知師父肯賜提掣否？」老僧道：「這副衣履是一位護法佈施在此，有佛門的雲遊到來。那一個有緣，儘管穿去。貴人穿來的衣服，貧僧留此無用。」寶玉聽了，自愧失言，忙站起身來求老僧剃度。老僧笑：「貴人出家的緣故，不過要盡一點心罷了，何必定要剃髮？」寶玉求之再三，老僧應允，就尋了一把刀子替寶玉落了發。寶玉忙把自己衣服、靴帽脫棄，穿了僧衣、僧履，向佛前拈香參拜，又拜謝老僧。想起出門時候，並沒和一個人說明，老太太和太太，不知怎樣在家裡盼望，不如把頭髮衣服寄回，叫他們一看，心裡就明白了，也免得著人四處尋訪。主意已定，便向老僧告知。老僧答道：

「這裡常有擔柴的樵子進城，這事極便，但請放心。」老僧又去取了兩枚鮮桃遞給寶玉道：「貧僧不食煙火食已久，不便留齋，奉敬冰桃二枚，聊以充饑。」寶玉捧而啖之，感謝不已。當下在庵中住宿一宵。

次早辭別老僧，拿住不要止步的念頭，迷迷糊糊的望前行走，猶如夢裡一般，無明無夜奔往前途。見山中繁花綴樹，綠樹成陰，心想時交冬令，何得見此花柳鮮妍？定然地接仙源，已非塵凡世界，離大荒山不遠了。正走間，忽見前面岔出兩條去路，躊躇不得主意。聽得山坳裡有人歌曰：

芒鞋踏處白雲浮，柯爛歸來月一鉤。

隔斷紅塵千萬里，滿山黃葉一扁秋。

寶玉聽罷，移時見一老者，肩挑一擔柴枝從山坳裡出來。

寶玉上前問道：「往大荒山去不知從那一條路走？現有岐途，望老丈指迷。」那老者答道：「心頭無歧念，便足下無歧途，何須指迷？你怕走錯了路，老漢便是要回大荒山去的，跟著我來就是。」寶玉滿心歡喜，隨了樵子行去，先後不過數步，心想趕著那老者，還有話問，總趕不上。只見那老者回過頭來，指與寶玉道：「從鬆林裡翻上坡去，便到大荒山了。」寶玉向山上一望，霎眼不見樵夫。原來寶玉所遇老僧、樵子，俱是僧、道變化，指引他到此。

寶玉盤上山來，見山上寺門外站立一僧、一道，上前細認，便是從前見過的癩頭和尚同跛足道人。當下倒地便拜，那癩僧開口道：「你怎麼便能尋到這裡？」寶玉道：「山下樵子指迷，引弟子到此拜見二位師尊。」跛足道人道：「此非國清寺，安有寒山、捨得耶？」癩僧便道：「你的來意，我們已知。但你塵緣未滿，此時還不逢皈依的時候，還了你的東西，且回去罷。」

「寶玉道：「弟子虔誠削髮披緇，今日有緣尋見二位師父，豈肯退步，還祈收納。」僧、道佯不理，竟返身回進寺門，寶玉便跟了進來。癩僧道：「你身雖入了我門，心上總未乾淨，如何容得下你。」寶玉道：「弟子心中，已是八垢皆空，九根無染，十二時中，一絲不染的了，師父怎責弟子心頭尚未乾淨？」

「癩僧道：「魔頭正盛，敢在禪門打誑語！」跛足道人道：「弗與多言，試之可耳。」當下僧、道便把寶玉留下，令其執爨洗器，掃地烹茶，一一在府中小廝如焙茗輩所不為之事一一寶玉甘心供役。甚至責以汲水拾薪，挫磨筋骨，亦任勞盡瘁不辭。

日則淡飯黃齋，夜則繩牀破衲，寶玉處之泰然，如在安樂鄉一般。僧、道憐其意誠，便令寶玉打坐參禪。

一夜，在蒲團上攝氣凝神，意不旁騖，用起功來。才合眼，見有一隻斑斕猛虎，張牙舞爪撲入殿來。寶玉明知是魔，毫無驚悸。虎去了。又見巨蟒一條，身長二十餘丈，眼若銅鈴，目光如電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向蒲團蜿蜒而入。寶玉亦如不見，鎮靜如前。又見大觀園中一班姊妹，湘雲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等，紅搖翠動，牽裾連袂而來，圍繞著寶玉，也有邀他去入詩社的，也有拉他去放風箏的，也有叫他去釣魚看花玩兒的，寶玉一概不理。湘雲等去後，又見寶釵淚痕滿面，把他拉住哭訴道：「你不念往日姊妹情分也罷，自從我嫁到你家，不到半載，一味冷淡著我，全無伉儷之情，忍心拋撇了到此出家？便是佛門也許慈悲為本，蓮台座下，容得你這樣狠心人嗎？」寶玉心頭思想道：「你自錯認了金玉煙緣，也怨不得我。」仍漠然不動。停了一回，忽聽得耳畔有人叫道：「寶玉，寶玉，你被人家哄瞞了。我病好後，已經回到家裡，沒有死呢。你當真就做了和尚了。」寶玉睜眼一看，見是黛玉，禁不住叫出一聲「林妹妹」，兩手往前一拉，撲了個空，登時從蒲團上跌下來。只聽得僧、道呵呵笑道：「好一個八垢皆空，一絲不掛的出家人！」寶玉聽說，明知自己走了魔，便欲鎮攝精神，再做蒲團上的工夫。那知蒲團已無，連屋宇、僧、道都沒有了。

此時天色大明，朝曦欲上，見身在孤松樹下。那樹株磳磳多節，千丈森森，虬鱗濃蔭，如廈橫庇九畝。又見一柱青峰，嶒峨壁立，聳接雲霄。寶玉走過，舉手撫摩，山根下顯出一片字跡，卻模糊認不分明。看至下邊，見地上小小一物，晶光四射，炫目爭輝。拾在手中一看，驚喜非常，原來就是失去的那塊通靈寶玉，連鶯兒所結的金線絡子依然無恙。心想從前因為失了玉病了，被他們哄弄到這個地步，我若心裡不迷糊到十分，豈肯乾出這樣負心事來？夜兒明明見林妹妹來和我說，他並死有死，就不是當真林妹妹來，師父說我塵緣未斷，焉知不是幻出林妹妹來點化我，合該與林妹妹還有見面之日，所以失去的玉復有了。但我有玉，林妹妹沒有玉，我小時候恨這勞什子，還要把他來砸過，偏寶姊姊有了什麼金的來配，鬧出這些事來。

是今日得玉，又不必定應在林妹妹身上。此時，寶玉心裡倒弄得七上八下，沉思了半晌，只得把那塊玉係在身上。想如今這個地方，既不能安身，只可把出家的念頭暫時中止，且訪尋林妹妹再作計較。一時移步，四壁一望，都是懸崖峭壁，瞧不見底的萬丈深坑。寶玉瞻顧徘徊，心頭焦躁。這個所在並無坡路，如何下得去？我先前原說過死了還要化作飛灰，隨風飄蕩而沒的話。這裡跌下去，雖不到隨風飄蕩的光景，也與飛灰爭不多少了。如林妹妹已不在世上了，我倒願意一死，好去遍歷泉台，終有尋得著他的日子。倘林妹妹還在，我這一死，反又耽誤他了。

正在尋思無路，忽聽得半空中鶴唳一聲，有人喚道：「寶兄弟不要著急。」寶玉抬起頭來，見鬆梢影裡一雙白鶴迴翔而下，一隻鶴背上還騎著一個人。旋看旋近，認得是柳湘蓮。一時落地，寶玉便和湘蓮握手問訊，喜之不勝，忙叫：「柳二哥，聞說你隨了一位道長雲遊去了，竟是仙凡迴隔，音信難通，使兄弟心中悵悵無已。今見鶴背逍遙，想已丹成九轉，何不將別後之事細說一番。」湘蓮道：「已過之事，何必問他。且說你現在之事要緊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的心事，在家裡從沒告訴過一個人，今兒不肯瞞你。我和你原是一路上的人，我立志出家。」

「寶玉正要把來蹤去跡告訴湘蓮，湘蓮道：「你心上的事我已盡知，不必再講。如今我來引你回去何如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家裡是不回去的了。」湘蓮說道：「誰來引你回家，少不得送你到一個所在，去了你夙願就是了。」寶玉十分感激。湘蓮便讓寶玉跨上鶴背，寶玉搖頭道：「這上頭如何坐得住人！柳二哥何不去換匹馬來騎上？」湘蓮道：「這個地方不用說找不出馬，也不是馬能行走的路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步行尚能到此，怎麼馬倒行不去？」湘蓮道：「你來的時候，一往向前心不偏陂，故地無坑陷。如今回轉去，便不是來的路途了。寶兄弟，你放大了膽跨上去試著瞧罷。」說著，便過來扶寶玉上鶴背。寶玉死命抓住湘蓮不放，道：「你瞧我兩腳下垂，又沒腳蹬踩住，如何騎得穩呢？」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在這裡說呆話了，鶴背上掛了腳蹬，倒還得去尋一副鞍串來配上才好。你只管放開手，閉上兩眼隨著他去，再沒亂兒。」寶玉只得放心，依言把眼閉了。那一隻鶴便展翼凌空而上。湘蓮亦跨上了鶴，趕著寶玉，相離左右不遠。寶玉連叫：「柳二哥，照應著些。」只聽耳畔呼呼聲響，真如列子御風而行，爽快絕倫。那身軀猶如黏住在鶴背上一般。約有兩個時辰，鶴便墜下地來。寶玉睜眼看時，見往來人跡尚稀，而村莊籬落，已入塵寰。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雖無十萬貫纏腰，幸上揚州不遠了。送君至此，行將別矣。」

「一面解下身係寶劍，向寶玉道：「我有鴛鴦劍二柄，其一已為尤家三姐殉葬之物，此柄雄鋒，又將萬根煩惱絲斬絕，留之無用。古人原有掛劍墓門，以酬知己者，煩足下帶回，送至三姐塚上，使雌雄合而為一，五百年再當出世。今交足下帶回，將來護送寶眷進京還須借重此物。」言畢，把劍連鞘遞與寶玉。寶玉便問：「後會何期？」湘蓮答道：「後會非遙，即在你黃梁飯熟之年。」寶玉一時未能會晤，只是扯住湘蓮的衣袂依依不捨。湘蓮一面指道：「你看那邊焙茗來找你了。」當下哄寶玉回頭，湘蓮已跨鶴離地，冉冉凌空。

寶玉仰天觀看，旋入杳冥，已無蹤影，不勝感悵。望見前邊矮堞高聳，知是城垣，便將鴛鴦劍係在身旁，慢慢步入城來。

見街市上肩摩轂擊，來往行人稠密，不知什麼地方。因湘蓮有上揚州不遠之語，錯記林公任所為住宅，逢人便問林老爺家。

眾人見他出家人打扮，舉止言語俱不相稱，引得那一班遊手好閒的人都跟著瞧看。寶玉還只顧向人訪問，有那老年誠實的向寶玉指道：「小師父問的那一家鄉宦，就在前邊。要去募化，他家那位老太太最肯結善緣的。」話未完，只見兩上人跑得汗雨直淋，來請寶玉。

此時，寶玉並不想來請我的是誰家的人，也不想我才從大荒山回來，怎麼就知道有我這個人，因心想林老爺家，一開口便道：「你們是林老爺家來的嗎？」那兩個人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當下引了寶玉到一座高大門樓前。正門三間五架，門飾綠油，銅環獸面，氣象規模雖略遜寧榮兩府，也頗顯赫堂皇。

寶玉心想林妹妹家已經中落，焉得有此巍峨門第？心甚疑惑，正要移步上階，見裡面有兩個年輕小廝飛跑出來，對著同來這兩個人嚷道：「快著些罷，裡頭催了好幾回哩。」說著，進了大門，轉過角門，讓這兩個小廝引了寶玉進內。才至正廳院裡面，又有兩個小廝掀簾出來，一見寶玉便笑嘻嘻撥身回進，又走出一個人來，見了寶玉四目互睜了一回，那一個人開口問道：

「你莫非是賈寶玉嗎？」寶玉應道：「我便是寶玉，你是誰？」那一個答道：「我也叫寶玉。」引得旁邊眾小廝稱奇叫怪。原來那一個便是南京甄寶玉。剛才引寶玉這兩個，就是甄府家人，聽見問他可是林老爺家來的這句話，因林字與甄字音聲相似，一時錯聽了，並非有心胡弄寶玉。甄寶玉也曾到過榮府，甄府家人非不知自家寶玉之外，有個賈寶玉。只因出其不意，一時引了個人進

來，是和尙打扮，與甄寶玉相見，竟像個《西遊記》孫行者鬥法，又有一個六耳獼猴前來廝混，看得眾人繚亂眼花。

且說兩寶玉挽手進內讓坐，甄寶玉道：「昨兒接到家書，家君提及二哥鶯薦後忽然隱遁一事，兄弟大為駭異。才間有人進來說起街上見一小沙彌，年紀相貌與兄弟一般，趕忙打發人出去請來一認，不料果是二哥。自從那年到尊府別後，三秋之感，叫兄弟想的了不得。今兒有此奇緣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。」

不知二哥因何作此遁跡空門之想，還當慢慢領教。」寶玉尚未答言，只聽得裡頭傳出話來：「老太太叫寶玉引了榮府的哥兒同進去呢。」甄寶玉道：「想是我們老太太也聽見這件事了。」

於是，兩寶玉挽著手來至上房，見院子裡站著一群丫頭、婆子，指五戳六的在那裡說笑。甄寶玉讓寶玉上了台階，早有伺候的老婆子掀起門簾。寶玉進內，見炕上端坐一位老太太，起居服色彷彿與賈母相似。甄寶玉便向寶玉指道：「這就是家祖母。」寶玉恭恭敬敬的趨步上前，打了一個千。那位老太太把寶玉瞧了個仔細，道：「你是榮府裡寶玉嗎？」寶玉應了一聲「是」。甄老太太把榮府裡的事情細細盤問，寶玉逐一應答。甄老太太便一手把寶玉拉過，一手摩挲他頭上道：「一個大家的公子哥兒，忽然剃了頭髮做起和尚來，也不怕人笑話！我聽見你們老太太疼你，像我疼自家寶玉一樣，你們太太越發把你當作的寶貝似的了，怎麼就肯放你出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出門的時候，家裡沒有一個人知道呢。」甄老太太道：「打量府上是不知道的，那個更使不得。你自己不打緊，這會子家裡不知鬧的怎麼樣在那裡呢。」一面叫人吩咐外邊打發人進京，到榮府裡報信，婆子們應了一聲「是」，自去傳話。甄老太太又道：「我們的太太那一年從京裡回來，說起見這哥兒生得與我家寶玉一模樣兒的話，我還不信，如今看起來，果然比雙生弟兄還像呢。」說著，又叫人去叫了到過榮府這兩個女人出來，指著寶玉給他們瞧，道：「你們是見過的，可就是榮府裡的寶哥兒嗎？」那女人把寶玉細細打量一回，笑道：「可不就是這位哥兒呢，幸虧穿了這一身和尚衣服，和我們哥兒站在面前，叫人怎麼認得清呢！都說我們的哥兒淘氣，老太太看這位哥兒，竟是意想不到的事都鬧了出來，只怕在家裡比我們的哥兒還淘氣呢。」甄老太太笑道：「這也不是他當著玩意兒事幹出來的，一定有個緣故。」又向寶玉問道：「聽見府上有一位老爺不肯住在家裡受享，到什麼觀裡去，乾這種修真養性、煉丹守庚的事，連命都送了。這一位是什麼輩分？」寶玉答道：「那是我們東府裡的敬老爺，長一輩呢。」甄老太太道：「這皆因你們生長官宦人家，在富貴場中混的膩了，看見了這些旁門左道的書，一時動起那成佛作祖的念頭來了。」一面又吩咐甄寶玉道：「寶玉，你以後在學堂裡，除了四書五經之外，再不許放著別的閒書，我知道了，是不依的。」甄寶玉應了一聲「是」。當下叫伺候寶玉的人拿出一副出門衣服、靴帽，停會兒送出去給榮府哥兒更換。又向寶玉道：「還虧到了這個地方，有我們的人瞧見，倘走到別處，被那些遊方和尚誘拐了去還了得嗎？如今住在這裡，就同自己家裡一樣，愛什麼吃的、玩的，只管和我們伺候的人說。寶玉，你陪著到園子裡去逛逛。來的是客，要有個盡讓才是，別玩的淘氣了。」說話時已擺上茶果，甄寶玉便讓，寶玉點景用了些，然後同了出去。

這裡，甄老太太疼愛自家寶玉，原與賈母疼愛寶玉一般，今見寶玉生來與自己的孫兒無二，偏又穿著這一套出家衣履，更覺可憐可愛，就把疼自家寶玉的心腸去疼他。聽說寶玉在家裡離不得女孩子們陪伴，便打發兩個丫頭出去伺候。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，口裡只說：「他不是自家的寶玉，又是個和尚，怎麼好去伺候他嗎？」甄老太太笑道：「管他和尚也罷，姑子也罷，叫你們出去有什麼避忌呢？」當下便選定了兩個人，後來雖沒出去，卻留下話柄，都和這兩個丫頭取笑，叫他們是香伙閒言少表，不知寶玉住在甄府乾出什麼事情來，再看下回分解。